



杨佩瑾 著

劍



5

I 247.5

8 =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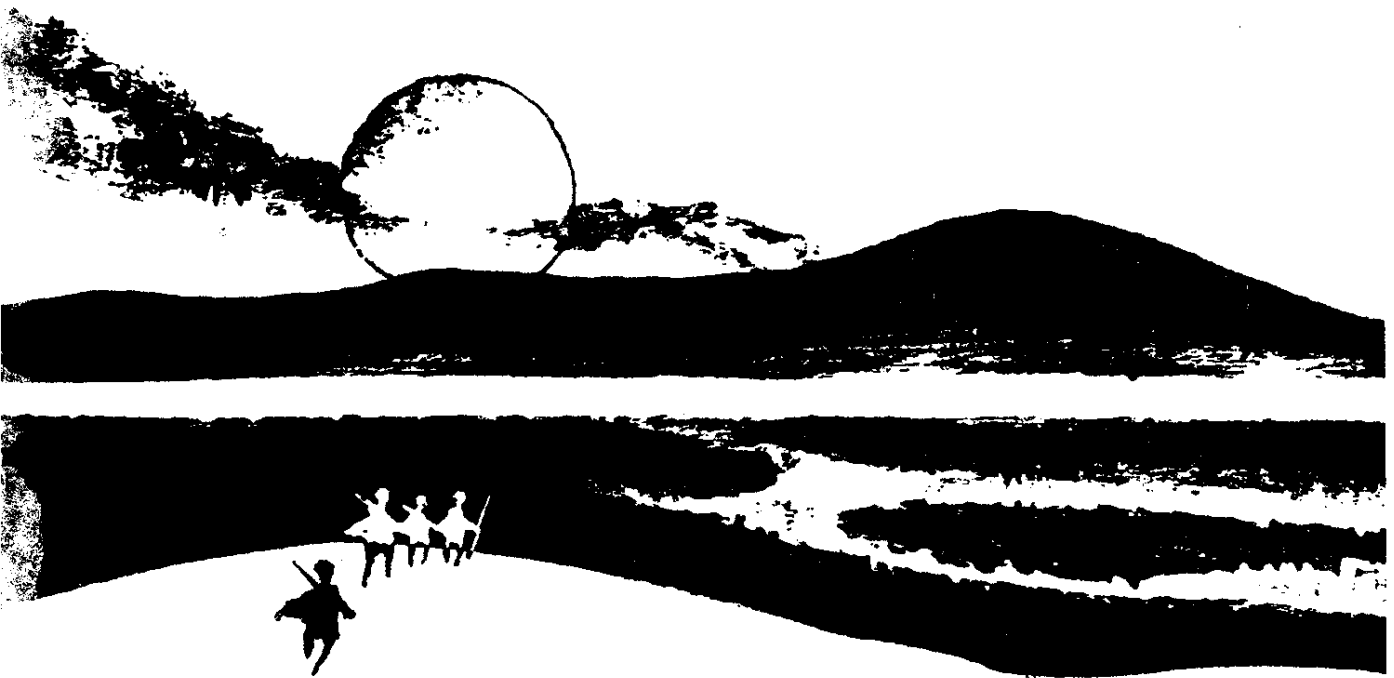
~~I 247.5~~

2748

3

劍

杨佩瑾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南昌

B 440645

剑

杨佩瑾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875 插页8 字数24万

1987年7月第3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01—610,900

统一书号: 10110·345 定价: 2.40元

ISBN 7-210-00050-X/J·18

内 容 说 明

一柄七星剑，系着中朝两国两代侦察兵的忠魂义胆，也系着炮火硝烟中的儿女痴情与侠骨柔肠。或是电闪雷鸣，或是空谷鸟语，哪里有侦察英雄身影的隐现，哪里就有七星剑的光芒闪耀。“太极狼”凶残，“眼镜蛇”狠毒，使中朝儿女历尽艰险，但终究在剑光下一一显形被歼……

本书曾发行百万册以上，并译成英、日、法等国文字。此次再版，作者又新写了自序，抒发了对那个年代的深深追忆。

自序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作为志愿军某部电台的报务员，入朝参战。那时，我刚满十六岁。虽然已有两年军龄，却是初次上战场。前线的生活，使我心头充满了紧张、激动、自豪和新奇：头顶上第一次被敌机的照明弹照得雪亮时的惶惑和惊讶，汽车冲过炸弹卷起的硝烟时迎面扑来的苦涩味儿，防空洞顶上被震得沙沙落下的漏沙，朝鲜小姑娘跳舞时那柔和地挥动的小胳膊，黑夜里围山抓敌特时的紧张与兴奋……尤其是同侦察连同住一个山头的日子里，我怀着少年的好奇心去看那些不同国籍的敌军俘虏，听老侦察员们满不在乎地讲述他们在敌后的冒险故事，更使我深记难忘。我把这一切记在日记上了，为的是以后给亲人们看看。

停战以后，我随着军部先遣队，第一批胜利归国。汽车到鸭绿江边，已是后半夜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当我们站在大木船的船头上，望着渐渐靠近的、灯光闪烁的祖国，船上出现了长久的庄严的肃穆。我们的副军长，一位严肃的、轻易不动感情的老军人，轻轻地、声音暗哑地说：

“祖国啊，你的孩子回来了！”

突然间，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写成书，让所有

的祖国亲人们看看，他们的孩子在朝鲜前线，为了保卫祖国是怎样去战斗的！

十年后，《剑》的初稿写成了。解放军文艺社准备出版，北京电影制片厂也约我去改编成电影剧本。可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出版社被撤销，这部稿子也杳无下落……直到离初稿写成十年后，这部书才在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写出版。这一次再版，离初版又有十多年了。

前年，有一家出版社给我挂号寄来一部厚厚的稿子。打开一看，竟是当年混乱中遗失的《剑》的最初原稿！不知怎么竟从他们的故纸堆里发现了。望着这本纸张粗糙发黄的稿子，回忆《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颇为艰难的出版过程，感慨不已。我眼前，似乎又浮起了那一张张对“文艺黑线”深恶痛绝的脸，听说出版社要我重写这部小说，那脸上浮起的轻蔑与嘲笑；书出版以后，从那“一月风暴”策源地寄来的批判文章，说它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不过，回忆中也有愉快。当时，出版社负责人喻建章等许多同志的坚定支持，使我几度搁笔又拿了起来；更有趣的是，为了使作品能冲破当时的“爱情禁区”，责任编辑陈俊山同志和我苦心设法：既然不准中国人民谈恋爱，外国人总可以吧？在朝鲜的现实生活里就有嘛！于是，才有了一对朝鲜青年游击队员的爱情生活与生离死别……

当然，这部作品是幼稚的。今天，生活和文学都已远远走过了一个历史阶段。回头看看，更觉其幼稚。使我感动的是，尽管作品很不成熟，可是读者却给了我那么多的鼓励，直到今天，还有读者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读者对革命英雄们

的热爱，使我感到：写艰苦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写生死搏斗中的革命英雄主义，仍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主题！

我愿意我的书象一支歌。一支带着硝烟、和着进军节拍的歌。虽然并不高雅，但能在四化建设的进军路上，给人以力量和信心。如果能有一点点这样的作用，那就是作者很大的自慰了。

杨 佩 瑾

1987年元旦于南昌



目 次

自序.....	(1)
第一章 雷雨之夜.....	(1)
第二章 针锋相对.....	(42)
第三章 侦察员的翅膀.....	(89)
第四章 “七星剑”	(156)
第五章 牵着敌人走.....	(215)
第六章 流星闪光.....	(254)
第七章 血写的座标.....	(306)
第八章 总攻发起之前.....	(338)
第九章 尾声.....	(368)

第一章 雷雨之夜

师侦察队长、一级侦察英雄梁寒光带着一个侦察小组，来到八连阵地上的时候，敌人刚刚向八连扼守的这个无名高地，进行过一次猛烈的炮火袭击。

这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炮声停息了，突然显得沉寂的山头阵地上，到处迷漫着呛人的硝烟。山坡上，疏疏落落的马尾松和那些不知名的、开着淡紫色米粒小花的灌木丛，被刚才的炮火连根掀了起来。弹片削断的树枝，零乱地散落在弹坑旁边，还在袅袅地冒着青烟。

整个阵地都笼罩在一片灰黑色的烟雾之中。只有那棵被战士们骄傲地称作“前沿哨兵”的阔叶青桐树，却依然完好无损地挺立在阵地左侧的陡崖上。这棵青桐树，曾经多次被敌人瞄准射击过，可是哪一次也没有打中它。每当炮火卷起的浓烟和尘土逐渐消散的时候，它那生机勃勃、凌空屹立的英姿，又会顽强地出现在敌人观察哨的望远镜里。你看它这会儿，头顶着蓝天白云，俯视着群山叠峰，笔直的树干和茂

密的枝叶，在带着硝烟味儿的山风中轻轻摇曳着，显得那样从容和镇定，好象一个无畏的哨兵，坚守在阵地前沿，对敌人那种疯狂的轰击，根本不放在眼里。炮声停息不久，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知了，停落在它的枝丫上，抖了抖两片透明的纱翼，突然高声唱了起来：

“小意——思！小意——思！”

在知了的高唱声中，梁寒光和四名侦察员攀藤附葛，从陡崖后方那条笔陡的小路登上了山头，又穿过“前沿哨兵”脚下的一个天然石洞，沿着交通壕，快步向八连连部所在的坑道走去：今天晚上，他们将要在“钢八连”的配合下，穿过火线，到敌后去执行一次紧急的捕捉“舌头”的任务。

任务是紧迫的。因为，师指挥所得到情报说，最近来，敌人几乎昼夜不断地向缓冲区派出巡逻小分队，尤其是夜间的活动大大增加了。同时，各团还好几次发现，敌人在惯例性的炮火袭击掩护下，进行了不同往常的大炮试射。伴随着这种试射，敌人的侦察机出动次数也增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友邻人民军师团指挥部来电报说，几天前，他们跟活动在敌后的金钟万游击队的电台联络，突然中断了，很可能是游击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一切，集中表明着一种不寻常的动向：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叫嚷要“让大炮和子弹去进行辩论”的敌人，正在加紧准备着一个新的战争行动。所以，师长今天上午命人把梁寒光叫到指挥所里，亲自交给他一个任务：今晚潜入敌人阵地，抓一个敌人的军官回来。

“一定要抓一个军官，能够知道点情况的。”师长强

调说，严肃地望着梁寒光，“‘懵懂古俚^①’我不要。能行吗？”

“坚决完成任务！”梁寒光有力地回答说。

“师炮群配合你们行动。你们从八连前沿通过火线。具体方案你同侦察科研究一下！”

梁寒光从师指挥所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当顶。他一回到侦察队，马上带领一个精悍的侦察小组，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了。不到两个半小时，他们就赶到了八连的阵地上。

梁寒光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大粒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他拉下了腰间的毛巾，抬起了头上那顶洗得发白的、套着树枝防空圈的旧军帽，用力擦掉汗水，然后又双手把帽沿端端正正地拉到眉毛以上。他今年二十四岁，可是已经有八年的战斗经历了。中等略高的个子，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剑眉下闪动着一对黑亮有神的眼睛，目光深沉锋利。就象许多在部队里长大的“小鬼”那样，这位年轻英武的侦察队长，浑身都充满了老战士那种一丝不苟、深思熟虑和机敏果断的气质。

跟在梁寒光身后的四个侦察员，也都象他们的队长那样：头上戴着杂树枝叶编成的防空圈，肩上倒挎着冲锋枪，虽然热得满头是汗，可是一个个军容整齐，精神饱满，精悍利落，迈着轻快的步伐，在交通壕里走着。

堑壕被刚才那阵炮火轰塌了好几处。炮声一停就从坑道里钻出来的八连战士，正在紧张地挥动铁锹，修复毁坏的胸

① ‘懵懂古俚’，朝语‘糊涂虫’的意思。

墙。看见快步走来的侦察员，战士们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同侦察员们打着招呼，快乐地开着玩笑：

“嘿，‘拣洋捞’的又来了！这回，是要‘罐头盒子’，还是‘冷饭团子’？”

八连的同志非常熟悉并且尊敬这位全师闻名的侦察英雄和他们的侦察员们。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怀着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侦察员们敏捷地爬出战壕，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夜的浓暗之中，并且用急骤的火力巧妙地吸引开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侦察员们通过敌人的前沿；他们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带着钦佩和羡慕的神情，迎接这些拖着“舌头”胜利归来的战友。还是在去年冬天，有一次，梁寒光带着侦察组摸进敌人的战壕，一下子捉回两个“舌头”。当时，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神速和出其不意，这两个正在急忙地吞吃东西的敌人，来不及叫喊一声，上半个身子就连同手里的食物一起，被套进了粗厚的麻袋包。当他们返回八连的阵地上，取掉套在俘虏身上的麻袋，这才看清抓来的是一个美军中尉和一个李承晚伪军的上等兵。那个高鼻子凹眼睛的美国鬼子，吓得直打哆嗦，罐头盒子也打翻在麻袋里，带汁的沙丁鱼撒满了一身；而那个吓傻了的李伪军上等兵，直到从麻袋里解脱出来，手里还紧紧抓着一个冻得梆硬的冷饭团子。从此，在八连战士和侦察员中间，“罐头盒子”和“冷饭团子”就分别成了美国鬼子和李伪军的绰号。甚至，有的狙击手在喜气洋洋地报告杀敌战果的时候，也会脱口说出：“三号目标干掉五个，一个‘罐头盒子’，四个‘冷饭团子’！”现在，当侦察员们又来到八连阵地上，准备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战士们照

例又用这样的问话来欢迎他们了。

八连指导员吴兴洲，正在坑道口张贴“狙击手杀敌竞赛表”，看见侦察员们快步走来，赶忙迎上来同梁寒光握手，笑呵呵地说：

“好家伙，来得真快！刚接到营里的电话通知，你们就到了。——怎么，又要去捅马蜂窝呀？”

“敌人那个马蜂窝，早给你们捅乱了营啦！”梁寒光望望那张杀敌竞赛表，赞叹地说，“嘿，又增加了二十几个？真行啊，这个月不到二十天，你们就报销了他一百一十三，快够上一个整连啦！”

“梁队长！”机枪手孙大个儿在背后喊了一声。他一边往胸墙上填土，一边瓮声瓮气地问：“什么时候再闹它个分割包围呀？老这么零打碎敲的，克拉克^①那小子觉不着痛的！”

梁寒光转过身来，笑笑说：

“孙大个儿，你是克拉克？怎么知道他不痛？就这么成百地零打碎敲，他克拉克有多少‘罐头盒子’和‘冷饭团子’呀？”

战士们哄笑起来。孙大个儿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也嘿嘿地憨笑着。可是，一等到吴指导员领着梁寒光和侦察员们走进坑道，他就咋咋呼呼地对旁边的战士发开了议论：

“你们笑个啥？我早就看出来，咱们师侦察队长一出动呀，嗨，分割包围、穿插迂回，好戏就在后头啦。不信，你们就瞧着吧！”

① 克拉克——侵朝美军司令。

梁寒光和侦察员们走进了坑道，顿时觉得一股爽人的阴凉。西斜的阳光透过洞口的两棵小松树，把许多细碎的光晕投进洞里，使得这个收拾得整齐清洁的“阵地之家”，格外亲切和舒适。连部的文书——一个非常严肃和认真的小战士，面向着洞口，伏在一只子弹箱上，正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一见到梁寒光他们进来，他立刻跳起来，把几只早就准备好的、装着凉开水的军用水壶，送到侦察员们手里，并且毫不客气地拿掉了他们头上的防空圈，整整齐齐地挂到坑道的石壁上，又招呼他们在一段磨得发亮的落叶松树干上坐下，这才朝他们笑了笑，又回到子弹箱旁边，伏在箱盖上继续写他的什么。侦察员们早就熟悉了这位严肃的小文书，也就毫不客气地仰着脖子，把军用水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喝个精光。若不是因为两个单位的首长都在旁边，他们就要照例闹点小小的恶作剧，来跟这个严肃的小战士开开玩笑。

吴兴洲招呼梁寒光在靠近洞口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马上就开始研究侦察组晚上的行动。作为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吴兴洲已经多次配合过梁寒光和侦察员们深入敌后执行任务。他很清楚侦察员们将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甚至觉得自己不能和他们一起分担最大的危险，象是很大的过错，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要把协同动作考虑得更完善，来减少战友们的危险和困难。他轻轻地说：

“营里按照师侦察科的指示，命令我们连组织好轻重火器，全力配合你们今晚的捕俘任务。赵连长已经到各排阵地上布置去了。至于出发路线，我们的意见是要重新选过一条。”说到这里，吴指导员停了一下，不无担心地望了望梁寒

光，“因为，我们发现，敌人最近来对缓冲区的巡逻和监视更加严密了……”

梁寒光轻轻地点了点头。敌人突然加强了戒备和反侦察活动，并不使他感到意外。他们今晚的任务，就是为了解开这里的“谜”。一路上，他对今晚的行动作了周密的思考。他是一个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老侦察兵，多次出入敌人阵地，使他对敌人阵地的情况和敌人活动的规律，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但是，他更深刻地了解，在战争中，情况常常是瞬息万变的。只有那些坚守在这块燃烧的土地上，日夜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战士，才能最清楚地了解阵地上每一个微细的变化，才能最及时地掌握敌人每一个隐蔽的动向，并且有着无穷的克敌制胜的智慧和经验。所以在任何时候，梁寒光都十分尊重前沿阵地上的指挥员和战士们的意见。

在这方面，头发花白的、在红军时代就当过侦察兵的老师长，是他最严格的老师。就在梁寒光担任侦察队长的那一天，师长特意把他叫到自己的掩蔽部里，叫他坐下，并且亲自用老战友从祖国捎来的好茶叶，给他泡了一杯香茶，然后在他对面坐下来，用那样深沉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新上任的侦察队长，仿佛在说：你这只小鹰，现在翅膀硬啦。可是谁知道，你会不会成为一只冲天的雄鹰呢？

梁寒光被师长看得有点惶惑起来，他站起来说：

“首长，你叫我来……”

“坐下，喝吧！”师长摆下了手，自己却站了起来，在掩蔽部里踱了两步，忽然站住说：“梁寒光，你讲讲，侦察兵的任务是什么？”

“查明敌情，做首长的耳目！”梁寒光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心里对师长这个简单的提问感到有点奇怪。

“对，这就是说，侦察兵的存在，就是为了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小梁哪，要牢牢记住，一个人，就算他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多少钉子。侦察兵要是不懂得学习，不懂得向前沿的干部和战士学习，不善于把群众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光靠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指挥员的好耳目！”

师长说着，从一叠堆放得很整齐的毛主席著作和文件旁边，拿起一个酱色封皮的、上面印着天安门图样的小日记本，递给梁寒光：

“拿去吧。学到了什么就记下来，还要写上自己的感想。好好记，我要检查的！”

梁寒光接过小本本，心头觉得有一股热浪，刹时涌遍全身……

现在，这位年轻的侦察队长，坐在坑道口的青石上，那样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八连指导员的意见，似乎要把吴兴洲讲的每一个细节都印在自己脑子里。直到吴兴洲把话讲完了，他也没有马上开口，只是沉思地望着坑道外面起伏的远方山峰。

吴兴洲掏出烟斗，装满了烟丝，用打火机点燃了，巴答巴答吸了一阵，说：

“小梁，你的打算呢？”

“我准备再实地观察一下。”梁寒光回过头来说，忽然微笑了一下：“还有件事你没说哪，怕是舍不得吧？”

“什么事？”吴兴洲楞了一下，马上想到营长在电话里还